

# 基于概念厘定与实例解析的 个人文学史

——评《世界华文文学概论》 □戴瑶琴

古远清先生的新作《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史为线索,在学界定论与个人观点的对话式语境中,对20世纪至今的世界华文文学,从概念厘定、学科发展、时代意义、作家作品等维度完成对文学思潮、文学社团和文学人物的探讨。本书立足于“概论”,目的为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材料,而非某一向度学术论题的精耕。

不同于其他世华文文学史的撰写方式,本书的体例特色是“个人写史”,作者在现象/文本的时间及分析上,融入了自我的学术思考。因此,跳脱时间建构和空间建构的传统写史方法,他以问题引领,环绕“概念”和“学科”,将世华文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础论题与核心论题作为写作重点。第一章至第四章集聚各种文学论争。例如第一章解析“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华文学、华文文学、华裔文学三个领域的研究对象一度缠绕在一起,因此文中推出两个基本辨析。一是“华文学到底底不应该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作者见解是“华文学作品不管有无中文译本,都应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不仅可以拓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版图,而且可以起到对照和互为补充的作用”。二是“中国大陆文学是不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作者观点是“把中国大陆文学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要拿出巨大的篇幅来描绘中国大陆文学地图,而只是在参照意义上,把它作为与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比较的对象”。继而,在明晰这两个问题之后,他展开进阶思考,即如何理解华文文学的“华”?“华文文学本是个多元文化、多重视角的多面体,有互不雷同的层面和维度。确认这种立体状态,把华文学和中国大陆文学涵盖进去,才能认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本书颇有新意地提出并解析世界华文文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它将其划分为四套话语体系,每个方向的阐释都是先呈现学界论点,再提供个人论述。第一是“中国文学·华文学·华文学”体系,最亮眼的是“华人在种族上系泛指炎黄子孙后代,文化上则是指享有相同的思想文化资源及其历史记忆、文化风俗的族群,创作者的国籍及族别是界定它的标准。华文学是华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观点率先为华文学和华文文学建构出总分关系。第二是“作为‘他者’的海外华文学”,核心为“海外华文学的命名是从中国视角或曰中国本位出发的”,但是“海外华文学不能简单地看作中国文学的留洋和外放,而应视为住在国也就是外国文学的一部分。”进而,文本又被细分成“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本”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文本”,现今海外华文学小说中数量较多的以移民为主题的“海外中国故事”应归属“文化文本”范畴。作者明确指出海外华文学兼具“历史文献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数量不多。第三是“离散与新移民文学”体系。“离

散”包括“个体离散”和“族群离散”,而移民文学立足于创作主体的判断,可分为“旧移民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前者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怀乡文学的延伸和深化”,后者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新游牧时代’的生活故事”。作者认为新移民文学的“新”,首先指向时间维度的不确定性,目前可以达成共识的论断是其上限已有定论,但下限不能固定,新移民文学依然处于开放式和进行时之中。海外华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屡次成为焦点性学术论争,本书从熟悉和陌生的消长,凸显新移民文学的个性,并且不能将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又表明新移民文学的写作任务,即“如何向世界叙述中国故事”。第四是“华语语系文学”体系。古先生分析了美国学者史书美与王德威的“华语语系”论,作者秉持学术争鸣的研究立场,实质上分别论证了“华语语系”和“华语语系文学”,一方面接受“华语语系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即“不能把中心绝对化,以免忽略了离散华人的本土经验,弱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一方面辨析“华语语系”概念中包裹着“反中心”意识孵化出的分离主义思潮。

本书凝练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四种品格为:国际性、移动性、本土性和边缘性。从世华文文学学术史考察,这四类仍然是通识性的学科认定,文中清晰界定“本土性”,即“本土特质、本土视角、本土精神或本土意识”。我认为,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作者对“移动性”的阐释,首先,“不能单纯局限在从中国移动出去的作家身上,还应注意从国外移民进中国的作家”,旅台马华作家是典型个案。其次,“移动性”的外延被扩充,不仅是作家的移动性,而且是学科本身的移动性,正由于作家的移动制造学科研究内涵的动态化。而其中包含的更深层研究逻辑显现在学科的“移动”与学科的“争议”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文中提炼的三组关系辨析值得后续深入探讨:“汉语的”还是“华语的”?“语种的”还是“语系的”?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

“海外华文学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应该说,它从比较视角做出华文学在当下的价值判断,但略有些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对象依然是作家,被归纳为“先行者”“松动的”“参与者”“丰富者”四种类型,采用论题研究,而不是将重心放置于某些作家对新中国文学的个体参与,则会夯实海外华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可或缺性。例如,安格和夏华琴主持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曾于1979年9月15日-9月17日举办“中国文学创作前途座谈会”,这次“中国周末”,不是交锋而是交流,在切实推进“中华文化的接续与整合的双向过程”。如果将“先行者”研究(夏华琴贡献)转化为史实专题,那么文学事件则能更为切实地论证“国际写作计划”对新中国文学的贡献。

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沿用了传统式总体——局部架



构,先综述世华文文学各大板块的发展史,再依次从体裁角度——小说、诗歌、散文、批评,实施述评。在具体章节,本书表现出类逻辑,读者既可以了解经典作家的创作思想与艺术品格,又可以把握不同写作者恪守的题材共性与艺术个性。板块中的“东北亚华文学”有研究的必要性,作者将“融入”和“包容”视为东北亚华文学的时代主题,指明其对文化、族群和性别三个向度的偏倚。蒙古国、日本、韩国、朝鲜的华文学长期直面的学术关注度,事实上,日韩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存有密切的互动、互补、互证。

体裁研究的落点是作家作品,其中小说研究是重点。作者固然从史料发掘与文本细读中解析作品特色,但似乎没有详述选择作家的标准。具体而言,在第六章至第八章的小说研究部分,可以明确作者是在“板块”内,归类并类比作家,但诗歌、散文和批评部分,又突然转以创作风格为判断标准。我认为有特点的章节依次是“司马攻和黄孟文的小说”“金枝的《饥饿》”“林海音和鹿桥的小说”“王鼎钧和木心的散文”“洛夫和许世旭的诗”“齐邦媛与戴小华的散文”。需要强调的是,批评研究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可这一部分存在体系规划上的某些含混:到底是推介中国内地以外的华裔文学家?还是推介其研究世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例如“澳门的澳门文学研究”似乎游离于前五节批评家研究,反而以整体观面貌呈现;而“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诠释夏志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小说的学术贡献;“叶维廉和颜元叔的文学研究”讨论两位学者的文学理论建设;“曹聚仁 and 司马长风的文学史研究”研究对象是中国文学史。我想,如果能发掘汉学家的海外华文学研究成果将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史有更大助益。

《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实现了对学科沿革较为全面的剖析,学术概念较为完整的提炼,在社团、作家和论争维度,提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在作家作品的分类及经典化认定贯彻“个人文学史”的写作初衷。世界华文文学的“21世纪”文学成就,本书提供的材料还不够充实,对“未来”群体也涉猎极少。应该说,“70后”“80后”“90后”还未纳入本书的批评视野,而“新生代”作家恰恰为作者在余论部分抛出的问题提供了扎实论据:“突围”而出的华文文学学科,不会“死亡”,反而会“一步步走向强盛”。

的影响虽然是潜在的,却是比较强势的。因为日本文化的构成本身就就很独特,除了对传统汉文化的继承,日本本土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也发展出了它们自身的文化体系,而如今许多日华作家的写作,其实是建立在对这个独特的文化体系的接受之上的。第三,价值空间与文化空间以及现实空间是互通并且层层递进的。

戴瑶琴认为,在地书写是海外华文学的特色,他国故事就是在地书写的一种体现,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文学”提供了他国故事,即在地书写的范例。戴瑶琴融合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维度,探讨了海外华文学在地书写的常规方法与未来方向。在常规思路上,她认为,生存是海外华文学最贴近生活样态的论题,它折射繁复的新情况,浮现华人必须即时面对的各种难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阶段的作品,在地特色建立于紧扣时代性。近年,“留学生”题材比较有特色的是倪湛柯《异旅人》,小说塑造出一个“熊猫”意象,提供了“70后”“80后”亚裔留学生的新经验:佛系,“新移民”落地求存故事也在锐意。而在地书写该如何写文化?戴瑶琴认为,中华文化具备能够适应不同情境而进行调适重构的特性。在地书写不能还停留在简单风土人情的描述,创作需要文化内涵的发掘,内蕴又需要细节的发掘。差异比较容易写,共性难写。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不同,事实上随着生活经验累积,对所在国融入进程的推进,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不同,很多选择最后发现是殊途同归。移民史需要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最直接方法是写出时代性作品。(华闻)

## ■ 动态

### 不受时空限制的“在地书写” ——“海外华文学在地写作新论题”学术研讨会线上举行

2021年12月19日下午,日本华文学家协会、《香港文学》杂志以及大连理工大学和光读书会共同主办了“海外华文学在地写作新论题”线上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日本华文学家协会会长王海蓝主持,《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和日本华文学家协会副会长贾霞线上出席会议。研讨会历时两个多小时,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四十多位学者或作家,通过ZOOM视频参加了会议和讨论。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小平、武汉大学副教授张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汤俏、同济大学博士陈嫣婧以及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戴瑶琴五位学者围绕“海外华文学在地写作”这一中心议题,从各自研究经验出发,结合海外各区域的华文学界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做了系统梳理和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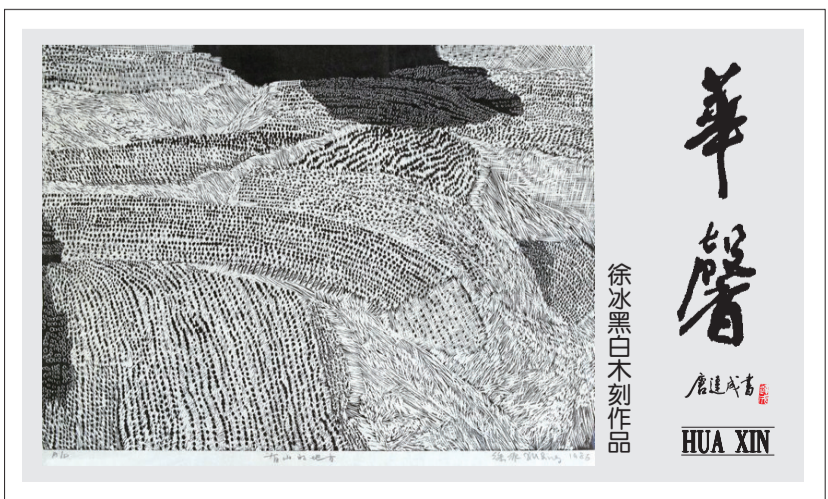
王小平认为,在海外华文学中书写在地故事的传统由来已久,无论是早期的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后来的新移民文学,都提供了不少经典的作品。现在提倡“在地书写”,是之前“讲述中国故事”写作浪潮下的一种自觉回归,同时也与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下人们渴望在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展开沟通、对话的愿望有关,此外,还关涉到海外华文学的丰富与深化,有助于为当代汉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更多的价值。要实现海外华文学的“在地性”,作家要具有强烈的与所在国文化之间对话的意识,而不是仅仅与中国国内读者、国内文学对话,需要作家去深入体察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与在地主周文化之间互动的多种可能性,更多立足于、聚焦于所在国的现实与历史问题,充分利用当代新媒体传播的优势,用文学的力量去唤起更多人(包括海外华人和国内民众)对在国民众生存处境的关注,从而打破身份认同的束缚,以开放、流动的文化心态去呈现在地文化的内核,写出在地人物的灵魂,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张晶主要从东南亚华文学与华裔文学的在地写作状况谈起。她认为,海外华文学的在地书写是海外华人迁移、融入和在地的必然结果,也是海外华文学文化间性的重要表征。因此,海外华文学在地书写的研究首先必须回答的是谁在书写,在什么样的位置书写,为什么要书写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海外华文学研究的核心所在,即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华文创作的关系。同时还必须看到,分散于世界不同区域的海外华文学在地书写的

历史和样貌是纷繁复杂的,同一区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世代、不同立场的华人的在地书写也会形态各异,乃至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人生不同阶段的地书写也深深烙印上了他个人在地化的生命痕迹。这正是海外华文学在地书写的丰富性所在。

汤俏从香港作家的在地写作着手,重点谈及北美华文作家的在地写作。她认为,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移民异国故事掀起热潮之后,近年来新移民文学重心逐渐转向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书写,在地书写反而成为华文学中相对小众的部分。长篇相对较少,中短篇居多,出版单行本相对较少,主要见于各类期刊杂志。海外华文学的在地书写在流散的跨文化对话中获得“混血”素质,具有“既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全球性文化特征,表现出海外华文学和而不同的多元异质性。汤俏结合周洁茹、张惠雯、陈谦、陈河、凌岚、陆蔚青等多位华文作家的文本,从对地方空间流动的多元认同性,呈现新移民海外生存方式与焦虑、关注自我实现、新移民家庭体制与小留学生教育问题、疫情下的百态人生等维度讨论海华文学的在地书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在地书写和本土认同内部也包含着丰富的层次和差别,需要注意区分。

陈嫣婧结合具体的文本,从“在地写作”的三个层次:现实空间的在地性,文化空间的在地性和价值空间的在地性三个角度,对日本华文学当下的创作实绩和整体风格进行考察。首先,就现实空间这一维度而言,陈嫣婧认为日华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对作为现实生活场域的日本有了更多的接纳和涉及。在日华人的生活为主要叙事对象的文本频频涌现,这与80年代以后第一代日华作家的创作状态已经有了极大不同。作家在日本已经不是绝对的局外人,日本也不再作为“异域”横亘在作家生活和认知中,这使得日华作家的“在地写作”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和现实基础,并且成为可能。第二,日本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它在日华作家中产生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种在心中信念丝毫未减  
眼前这个少年  
还是最初那张脸  
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2021年2月5日,央视网络春晚,一首《少年》燃爆全场。平均74.5岁的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的激情,点燃了大江南北无数观众的激情。

黄浦江畔,复旦校园,同样有着这样一位前辈学者——陆士清教授,年事已高,却依然充满热情,心中有火,眼里有光,葆有青春活力。知名学者蒋孔阳先生曾为陆士清著《台湾文学新论》撰写序言,称陆士清给他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做任何事都生气勃勃,具有开拓进取精神”。蒋孔阳先生的精准评析令人叹服。确乎,“做任何事都生气勃勃”“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正是陆教授的特质。

蒋孔阳序言列举了两件实例。

其一,“‘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8年,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在大学教学和学科的建设中,还没有怎样引人注目,他就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上,一马当先,率先主持编写了三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曲折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作家和作品等,进行了历史的透视和总结,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其二,“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人们对‘左’的一套尚心有余悸,我国大陆文学界绝大多数人对海峡彼岸的文学情况尚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士清同志又鼓起了勇气,开始介绍和研究台湾文学。十多年来,在客观条件相当困难、资料相当缺乏的情况下,他执著努力,孜孜不倦,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

只要展示以下一段时间线,便可知何谓“开拓进取精神”:

1979年6月,旅美作家黎华来访,陆士清安排其作了“台湾现代文学”讲演。将其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推荐给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2月,为“文革”后中文系首届本科毕业班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开设“台湾文学”专题选修课,也是首创之举,新华社发了电讯稿。陈思和曾在《曾敏之评传》序文中回忆七级往事,称其为“在当时大约也是全国高校里最早开设此类课程的先驱者”,“让我们大开眼界,窥见了海峡的另一端还有着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

其间,陆士清编选了白先勇、王赓和、王拓小说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3月,陆士清主编《台湾小说选讲》(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5年3月,陆士清开始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现代台湾文学》条目,近25000字,这是我国首次将现代台湾文学作为条目收入辞书。

1987年9月,复旦大学确定中文系设台湾文学硕士研究生点,陆士清负责招收第一届台港文学研究生。

……

第一次,第一届,首创……“敢为天下先”。陆士清教授迎难而上的开拓进取精神,广受业界同人好评。陆教授治学态度严谨,不趋时,不跟风,不嗜吹哄,当言则言,当止则止。他既重视作家作品细读和品读,又擅于整体观察和论述。他的学术风格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色彩。

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陆士清教授担任监事长。可谓名至而实归。于此前提20年,1982年6月,“首届台港暨海外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陆士清教授参加了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活动。他说,除第九届会议因病缺席外,每届会议都出席,并提交论文。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领域,陆士清教授勇于“先行先试”,堪称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是名副其实的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之一!

“全过程”,最早涉足这一领域,从未间断。四十余载,与改革开放同行,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同步。“全方位”,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编辑出版,社团活动,文化交流,等等,无不热忱投入。“全天候”,仅从以下事例,即可见一端。

40年间,在这一学科领域,先后召开了十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一地,便举办了两周。1989年4月,第四届研讨会,2002年10月,第十二届研讨会,都是应时而为,陆士清教授毫无旁贷地慨然承担。他作为“策划”和“统筹”,倾注了大量心力!

回顾学科伊始,1982年、1984年、1986年,分别于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深圳大学举行了三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学术活动由学界元老曾敏之先生倡议创办。第四届一时无人来接。曾老担心开了头的研讨会就此中断。他与陆士清商量,希望由复旦延续下去,此事当即报告校方,获准后,陆士清毅然承接下来了。沪上盛会,国内外作家、学者近百人莅临,受到学界好评。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创立后,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于何处举行?学会领导层普遍认为,这是学会第一次正式亮相,应当放在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上海开,希望复旦大学能担纲。这一期待没有落空。果然,五个月,第十二届世界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期登场。那时,陆士清教授已退休数年,将近七旬,仍老当益壮。他竟然站在第一线,以“操盘手”之姿,全身心地亲力亲为。同仁们无不交口称赞。将此说成“全天候”,并非一句虚言。此次研讨会已过去近20年了,然而,虽已“时过”,却未“境迁”,不少与会者至今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一是“大”,规模宏大,150位学者、作家等参会,其中境外近60人。二是“浓”,学术氛围浓郁,会前精心组织,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大会发言,分组讨论,代表畅所欲言,交流热烈活跃。三是“盛”,会议期间文化娱乐活动丰富、高雅,代表们登上金茂大厦,巡看夜上海,观赏越剧《蝴蝶梦》。会议礼品精致、独特,每人一枚镀金印章,预先一刻上姓名,得以各自永久保存。办会者的良苦用心,以“殚精竭虑”形容并不为过。无怪乎,台湾作家罗兰对此念念不忘,会后特地致函道谢,称其为“我此生最值得记住的一次盛会”。

人们都明白,办大型学术活动,俨然“系统工程”,需付出大量心力。对于这类苦差事,不仅要“有力”,而且要“有心”。人们往往乐于当袖手旁观的“看客”,当指手画脚的“批评家”,真要实际操办,或许避之唯恐不及,何况是一个退休老人!陆士清教授却一本初衷,不推诿,不搪塞,依然是“做任何事都生气勃勃”。恰如,“眼前这个少年/还是当初那张脸/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如今,陆士清教授已届米寿。岁月却没能给他留下过多的痕迹。许多学术会议上,仍活跃着他的身影。依旧一丝不苟地提交论文,依旧毫无保留地踊跃交流,并没有显出什么疲态。逝水流年,2005年,曾敏之之时年亦为八秩。陆士清教授牵头发起在杭州召开曾敏之创作生涯70年笔会。会议期间,与会文友来到文化人心目中的“圣地”——绍兴。历史长空,此地群星璀璨,文友们荡漾在“银河”里,好不惬意。此时,在游人眼前,出现一幅感人的图景,一位“白头翁”,推着另一位“白头翁”。曾老腿脚不利于行,端坐在轮椅上。陆教授缓缓地推着车行进。这种场景,在机场上也多次出现。自杭州会议之后,陆士清教授因敬仰与友谊,“发愿为曾老立传”。“他以一个时代,来映照一个人,也以一个人,来写一个时代。”陆教授为此耗费巨大心力。2011年,三四十万字的《曾敏之评传》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分别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获得广泛赞誉。书中附录三为曾敏之先生言谈录《休云老老情怀忆 十九童心似往年》,以此移用于陆教授,岂不同样贴切!

近年,陆士清教授推出一部新著《品世纪精彩》,后记中,陆教授自称“认真生活的平凡人”,坦言,“小草有它的绿,花开有它的艳”,“在夕阳时光,依然要好人生的一段路”。常怀赤子之心,永远走好人生路,平凡中便显出不凡。正如刘登翰先生在一序文中所说,“青春是一种生命的精神”,“有幸能品世纪精彩的人生,正是源于自己生命的精彩”。

## 归来还是少年 ——陆士清教授侧记 □杨际岚

